

永不忘主恩
盧慶祥

我的父母親原籍廣東中山縣，我自幼在上海虹口區出生，讀書成長。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，首當其衝的八一三抗日戰爭在上海爆發後，我家從虹口地區逃到當時的法租界汶林路居住，也就在這一年母親不幸故世，那年我才八歲。

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——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，日本軍隊偷襲珍珠港的同時，也進入了上海的租界，父親因任職的美商中國營業公司宣告解散，也就失了業，父親不願意去日偽機構做事，家庭經濟情況漸走下坡，生活也越來越困難。

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日本宣告投降，父親卻也在同年病故，那年我十六歲，認識了比我大四歲的劉懷懋君，我們成了好朋友，同時也認識了劉君的母親劉媽媽及劉君的哥嫂們。劉君全家都信仰天主教，那時他們家住在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的後面（堂街西），在那裡居住者全都是天主教徒，劉媽媽更是心地善良、極其虔誠。她獲知我的父母都已故世，對我更加百般關心，待我如同親子，使我重獲母愛的溫馨，每次到劉家，就好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樣。有一天，我偶然閱報獲悉上海蘭心時裝公司將要開張，登報招考員工的消息，就去應徵，經面談及考試後，我很幸運地被錄取為練習生，有微薄工資之外還提供膳宿，因此我的日常生活及居住問題都可以解決了；另外我還可以去夜中學讀書。

當時每逢蘭心時裝公司休假日，我常去徐家匯。在劉家閱讀了很多天主教教義及教理問答等書籍，有時我也跟隨劉媽媽及其家人去教堂參加彌撒，聽神父講道理，漸漸地我認識了天主和耶穌基督愛人的救恩，也使我逐步地接受了天主慈愛的光輝，接受了耶穌基督赤誠救人的愛心。

一九四七年暑期，我蒙得天主的恩寵，在上海徐家匯聖依納爵天主教堂，由徐味神父（徐光啟的後裔）主持之下接受了聖洗，我從此榮幸地成為一名既愛天主又愛人的天主教徒。此後每逢星期日（主日），我常去徐家匯聖依納爵天主教堂，或到重慶南路聖伯多祿天主堂望彌撒，及聽神父講道理，心中有了信仰後，使我一生受益良多。

一九四九年下半年，蘭心時裝公司因連續虧損宣告歇業。一九五零年秋季，我報考被錄取進入大學會計專科讀書，同時每週兩晚在職工業餘學校擔任兼職教師，是個半工讀的學生，也是一個充滿活力，有志氣、有理想、要上進，生活中充滿陽光的青年。但是世事真是難以預料，一場從天而降的災難，好似晴天霹靂竟然在我身上發生了。

一九五一年毛澤東主政，發動「鎮壓反革命」運動，學生時代的我，竟莫名其妙地遭受逮捕被關押進監獄秘密審訊。我原本是一個好端端的普通青年學生，卻被加以莫須有的所謂「反革命」罪名而判處了「管制兩年」。從此以後，它使我無辜遭受一系列政治上的迫害、精神上的折磨、工作上的歧視，以及經濟上的損失等，它對我的一生、對我的全家、甚至對我的生命皆有影響，其傷痛令人畢生難忘！

我被判管制後，仍繼續在學校讀書。一九五三年初，我從上海財經學院畢業，同年八月我被撤銷了「管制」，並服從國家統一分派工作，我是毛澤東主政時期的冤假錯案受害者。那時我在痛苦中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，但繼而想到，我決不能含不白之冤離開人世！我是一個信仰天主教的基督徒，心中要堅信天主是無所不知、處處都在的主。我心中默默地祈禱，祈望我的冤情能有澄清之日，我絕不能放棄生命，我要活下去，只要活著就有希望得以澄清。

一九八一年毛澤東已死，中國由胡耀邦當政，實行了「撥亂反正」政策，對過去的歷史案件進行複查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一九五一年上海市軍管會的判決是錯誤的，人民法院對我的案件進行重新判決並「宣告無罪」，從此使我三十年的冤案得以澄清獲得了平反。

平反後我重見天日，好像是從地獄又回到了人間，深感當初堅信天主沒有糊里糊塗地走輕生之路是對的，所以我親身體會如果沒有天主的愛和關懷，也就沒有我的今天，從心裡感謝愛我、救我的全能的天主。

天主對我的愛和關懷真是說不盡。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，我在工廠車間勞動。記得我被抄家之後，有一天夜晚突然有十多個中學生年紀，戴有「紅衛兵」袖章的年輕人，敲開了樓下大門，進來後，見到自行車就上二樓來敲我家房門，氣勢汹汹地硬要我把上下班用的自行車借給他們「革命」——實際是被他們強行佔用了。當時在中國買一輛自行車需要很多錢之外，還需要有一張「自行車票」才能買得到，我失去自行車後無奈只得搭乘公共汽車上下班，同時將失車的事向公安局作了報案。

大約隔了半年後，忽然接到公安局的通知，可去南京西路公安局的失物招領處認領失車。那天我請了假去失物招領處，一看我真發呆了，只見放在那裡各式各樣的自行車竟有數千輛，還有很多三輪車及摩托車等，當時我心裡想，在如此眾多的自行車中，想要找回自己的失車真像大海撈針一樣困難，我想是不可能找回失車的了——更何況有佈告規定必須陳述失車的特徵，經過驗證之後方可領回。

當時我只記得自行車在失車前更換了新的內胎，我想這也可算是特徵啊！但在只見外形卻看不見內胎的情況下，我又怎麼找尋得到自己的失車呢？正在我覺得失望和猶豫之時，說來真是很奇怪，好像是有誰在指引我走向放置很多車輛的某一處，讓我忽然認出其中有一輛很像自己的失車，當即向招領處說明，經過驗證這輛自行車的內胎的確是新的，特徵相符，而且我帶去的鑰匙，經驗證也能開鎖，當局才讓我簽字領回，我覺得真是太幸運、太奇妙了。我感到完全是因著全能天主的保佑和指引，我才得以領回了我的失車。此事至今記憶深刻難忘。感謝天主！

我在車間勞動時，除了作漆工之外有時還要去鑽床勞動，主要是按照規定尺寸鑽三角鐵上的大小圓孔。有一次我戴了手套去搬移三角鐵，事後忘記脫下手套就啟動鑽床，將三角鐵進行鑽圓孔，突然我發覺左手所戴的手套有一頭已被鑽床轉動時捲了進去，只差一點點就要連我手指也被捲進去，正在這千鈞一髮之時，真像有誰指點我一樣，我立即用右手去按鑽床的開關，使鑽床緊急停轉，才保住了我的手指沒有受損傷。

這是多麼危險的一瞬間啊！當時我驚嚇得一身冷汗，事後愈想愈害怕，這件事雖未造成事故，但對我的教訓深刻。我想，在這一瞬之間，我哪來的聰明智慧？哪來的這股力量？我只有一個信念，這完全是天主在保佑我、指引我，這是天主對我的愛和關懷。這讓我更衷心地感謝全能的天主，感謝我敬愛的天主！

我還記得在文化大革命時，上海各區都組織民兵輪流去進行野營訓練（又稱「拉練」），每一次拉練為十五天，拉練時民兵要模仿軍隊一樣行軍及休息，參加者要身揹鋪蓋及用品等，排著隊，進行晝夜行軍，每天起早摸黑地行軍走達十多小時，一面行軍或小跑步，一面還要高唱革命歌曲或呼喊口號，人人走得腳底起泡、渾身痠痛，甚至有人因為太累或受涼而病倒。

當時我在工廠車間勞動尚沒「平反」，根本沒有資格當民兵，他們卻硬將我湊數去拉練了三次，每次把我累得好像是丟掉了半條命一樣難受。我還記得那時候年輕人都需獻血，年輕人獻點血原本無大關係，但獻血後必須休息。有一次我在獻血之後的第三天，就奉命輪著要去拉練，我不敢不去。當時心裡就默默地向天主祈禱，這一次的拉練對我來說是格外的艱苦難受，這種苦難滋味只有親身經歷者才清楚，幸有慈愛天主護佑我，總算沒有病倒。此事對我真是深刻又難忘。感謝慈愛天主護佑我度過這一個又一個的難關，感謝天主對我的愛和眷顧。

以上都是我親身經歷的幾件真實事情，如實告訴主內兄弟姊妹們分享天主的慈恩。光陰似箭，思憶數十年的坎坷經歷，我一生中做過練習生，當過農民和工人，擔任過會計師和大專學校教授，如果「野營訓練」作為當兵的話，我也曾經三輪「當兵」；如此則「工、農、商、兵」都全了；數十年在天主的指點及啟示下，不論在農村、工場、企業及學校，我都是清清白白為人、認認真真工作。往事證明，天主對我危難中的助祐並賜予救恩與生命，令我終生難忘。（洛杉磯 來稿）